

李朝實錄 第廿八冊

宣祖實錄 第二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廿八冊奧付

昭和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區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豐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新學社
PDG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28
SŎNJO SILLOK
II (1594~1596)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 O K Y O
1 9 6 1

宣祖實錄(第二)目錄

卷四十七	甲午二十七年(西曆一五九四)	正月庚辰朔	一
卷四十八		二月庚戌朔	六
卷四十九		三月己卯朔	三
卷五十		四月己酉朔	四七
卷五十一		五月戊寅朔	五
卷五十二		六月戊申朔	九
卷五十三		七月丁丑朔	一九
卷五十四		八月丙午朔	二三
卷五十五		九月丙子朔	四二
卷五十六		十月乙巳朔	六一
卷五十七		十一月乙亥朔	九三
卷五十八		十二月甲辰朔	一〇
卷五十九	乙未二十八年(一五九五)	正月甲戌朔	三九
卷六十		二月甲辰朔	三三
卷六十一		三月甲戌朔	二六

卷六十二	四月癸卯朔	二七六
卷六十三	五月癸酉朔	二九七
卷六十四	六月壬寅朔	三〇八
卷六十五	七月壬申朔	三二六
卷六十六	八月辛丑朔	三三七
卷六十七	九月庚午朔	三三五
卷六十八	十月庚子朔	三七五
卷六十九	十一月己巳朔	三九七
卷七十	十二月己亥朔	四二三
卷七十一	正月戊辰朔	四三七
卷七十二	二月戊戌朔	四五二
卷七十三	三月戊辰朔	四六三
卷七十四	四月丁酉朔	四七六
卷七十五	五月丁卯朔	五〇六
卷七十六	六月丁酉朔	五二三
卷七十七	七月丙寅朔	五四七
卷七十八	八月丙申朔	五六〇
卷七十九	閏八月乙丑朔	五七四

丙申二十九年（一五九六）

卷八十

九月甲午朔……………五十六

卷八十一

十月甲子朔……………六十三

卷八十二

十一月癸巳朔……………六十三

卷八十三

十二月癸亥朔……………六十八

宣宗顯慶大至寶錄卷之四十七

正月庚辰 上在貞陵行宮王世子在公州○上詣南別宮行宣
 禮○上接見 天將千總都應忠司守仁施汝澤李官滿等賜馬牙
 托提王機子時所○司諫院 啓曰蓋田事 答曰似不煩強論而
 此啓辭未幾予欲一言而言之則多有應而不安者故不敢勿煩傳
 之分給給節權種○接待都監 啓曰臣德馨聞宋經略李官來到南
 大門外令通事宋業男往見探問則乃是自大丘回來者傍有一天兵
 不通言語業男往問之則是倭子云云臣不勝驚愕更令宋業男情
 接通事往迎春往問則說稱小西飛差我與唐人二名持文書到繁浦
 平行長處連到京中有日云城中人慮有難人潛離之與令通事等
 散投訪則書更金允丁家有倭丁作唐人貌操與大兵同慶云今宋業
 男往過泰等往問則說稱投降降劉提兵率來云倭子之來已久而
 家王金允丁不為陣告請推考治罪 傳曰極其駭愕聞來髮豎子已
 知其有此所以定將把截漢江者左矣此啓辭示于備邊司其倭子
 二人則義子可共戴一天而至其同慶一咸不勝痛憤况彼既得我
 寶室有送還之理并公宜據義曳出斬之且告其由於劉提兵之前來
 業男則論貴以開後人來言之語金允丁則詔獄重治急速議啓 傳

宣宗大寶錄卷之四十七

曰天兵行某及傳人行露搜探則或有奸細之事且可知其賊情言于
 備邊司議啓 領議政柳成龍 啓曰伏見李德馨 啓辭倭賊近在
 城內而不能知覺安有如此痛心之事但莫重之事不可造次為之更
 察其倭處之為當經略委官所率來者明是賊倭使之人出曳斬之
 固快憤切之意第小西飛往來之事雖新隨從一賊於事無益會議處
 之似當 答曰予曾言必有如此之辱今果然矣予可謂先見矣不徒
 此倭前此如此者必非一人倭賊想必見若巨草之狀及予面矣
 思之至此不勝扼腕九軍機應當隨時運智不可每為儒生之習會
 於傳教時子爾謂左右嗚之曰備邊司必防察果然矣予有不斬之理
 斯速更議以啓○備邊司 啓曰倭賊在城內小西飛入去之後無復營限前
 倭賊求在城外臣等不勝痛心切齒自小西飛入去之後無復營限前
 頭之事不覺寒心但臣等所慮者我國威靈不振制命於天機雖有
 至痛不能自如小西飛實守國中又留半壁受渡機而西機雖有
 係不但此一賊之往來而猶不能禁止今若半壁受渡而西機雖有
 官者勢必禁止或生意外之變此誠前 啓所謂無益而難處者也城內
 病倭更為詳問則乃是投降劉提兵營下而養為家丁者云云倭兵既已

宣宗大寶錄卷之四十七

受降為兵則似難任慈康之姑先驅出城外勿使留在近處且移營於
 振兵痛為禁斷庶或可也 答曰此啓意果為周密予則往懷痛惜不
 暇計此矣當依所啓○備邊司 啓曰金德齡軍 賜旗事舉措重大
 實如 聖教德齡為人雖未知何如而道內武士之精勇者大半歸之
 聚軍頗多似當有 朝廷命令使之遵行而時未立功更宜詳慎以觀
 其效又 賜軍旗而 賜旗一事待後處置為當 上從之○夜一更
 密雲二更雲收後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三許形體微小○辛巳
 以藥一封 傳于政院曰鐵離之餘春日三月三日必燒故此清心已好
 合箇陳九封下矣付于權快之行 以賜金德齡分給兵使高升伯慶
 州蔚山等軍外方之人必不如此陳九服法亦公快之而云且此血
 竭治金德齡之藥也亦付送于李伯使之分給諸軍○左議政尹斗壽
 司 啓曰臣頃到總兵陣下聽得接伴使駱元帥之言恭以所
 聞所見則各陣諸將皆恃和議之成千言萬語都是解歸之意獨餘兵
 守前志亦無討賊之意且見提督牌文奉傳即分付以早遊擊慶州
 之敗語並擊開慶生事歸罪於遊擊此其本心可見他日雖有此等之
 變當無對敵之理渴一國之力以奉 天兵饋餉而破終乃至於此謂
 之奈何及獲思之莫若抄發我兵與天兵東西進則非徒我兵有所
 恃而賊亦有所畏憚也伏見 宣傳官實來有 旨用兵國之大事臣
 等皆是書生何敢必執已見乎文移於兩道監司只以防守兵四十分
 運入送于宜寧慶州等處以為乘勢勦捕之助矣且近日金德齡來謁
 東宮並欲上京赴 召嶺南事勢甚急不得已欲自此馳騁戰戰矣
 史臣曰天兵欲撤兇賊猶屯國勢如蟻大命將絕當此之時為國家
 計者寧安坐而待亡乎抑自強而圖存乎斗壽不顧事去而勢難
 猶欲微師而抗賊其為計盡出於不得已也而又為成龍所沮使王
 師已聚而復散士氣不戰而自喪國勢日就於頹復君父安坐而
 待亡惜哉

○督運 御史尹敬立 啓曰湖南一道素稱富庶而事
 變之後官軍義兵所需不可勝計且自初夏 天將南下嶺南運糧
 雖至強之邑亦過千石民力匱竭而不幸浦邊一帶水潦為災野
 無所收而抄軍運糧一時並督無恒產恒心之民其肯坐受毒楚俯
 首官家之令乎賊退無期解兵無日報本先願何以善後守令得
 其人則庶有保存之望而近日差降武弁軍功過半廉取都慶

貧虛情前一日在官能民生一日之害故臣將頃頃縣今奇說駭城縣
令都盡國慮食虛之狀經稟 東官用府南民宛心之痛矣○夜自一
更至二更金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小○壬午○光州忠
勇將金德齡上疏曰臣以狂愚生長下邑粗事章句不聞弓馬特為血氣
所使虛名誤聞元帥權懷收置幕下是將賊鋒巨縱之難難之功上相
君父之望豈無一死之心哉臣以病母臨生兄弟亦戰死高局私情不忍
楊下隨行任旋即辭職今年八月慈母背形骸已極自惟一身體在憂
服老賊尚熾 天步孔艱臣子効命有不容已竊心扼腕欲赴國難
陽府使李景麟轉于巡察使李廷範轉轉于都元帥權懷揭滿以經承
九百戰員則景麟劉偉措給糧力不遑而長城縣尉賈貴亦與之同事
賊之難言由至誠臣不得已遂釋表辭許以驅馳何意 召命遽出非常惶
懼發深固而所出臣於二月二十日抵滬 鶴駕于道戰戰兢兢以告行不意
天兵雲回賊勢甚迫撫軍司令臣直赴甯南且守且戰臣亦思之急赴
君命雖是臣子之義而直趨戰陣無失軍機亦臣子之職故未即赴
命臣罪大矣伏乞 聖明特極其罪而責其效幸甚 傳曰此上疏
下備述司似當按論○夜自一更至二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三寸許形體微小○癸未○以同知中樞府事柳永吉為漢城府右尹
史臣曰永吉賦性驕妄倚以邪毒搖尾於李柳之門托始於山海之
家終始以妨賢病能為已任及其觀閣東也迫促元衷終致興尸
之內兇鋒未至惟恐入山之不深揆之王法罪固難赦而既免誅責
及李龍扶政刑之類例可勝言哉

○傳于政院曰前在江西時因領領辦 啟辭令各道鎮兵未審舉
行否雖有美法善策外方專不舉行且守令多有泛濫之事出使者
亦頗屢作弊遺賄竹 御史廉察如何因府 有中右副御史來省
日朝班侍從之臣幾盡出外事多廢墜外方則公竹太多供億亦難
目今 東宮在湖南陪從之臣其數亦多下三道 御史亦有未引弘
老尹欽立姜鐵平安道亦有 御史南以恭此中人使之廉察如陪
行之親 上從之○傳曰各道進上前已獨感惟兩湖往住封進兩湖
進上限事空間勿為封進 傳于實驤曰因予罪大致國事如此備
遠詣卿風皮勤勞盡率今又歲翻已至三歲思之欲死不得有非諸
卿虛忠規畫寧有今日感愧交并報答無由至至統領則內加訓練
外編策應左副右副無不周詳填密之獨起舉見力為特論上奏

天庭必必幸情此情既達 天朝雖不出兵萬萬無恨矣若非領托之
正見其不為應昌之所強者幾希矣感激之極不知隱懷前頭國事所
至危意更顧諸卿姑放予罪只念 祖宗終始盡心拯濟是望雖然必
須革舊鼎新大布政化然後人皆快觀誠可平而治可臻矣革舊之道
莫先於退俗庸之舊君不如是雖有良相賢臣志無所施此非予之妄
言理固然矣如予有罪抱病之人奚為而至今仍冒再啟家國為生靈
害貽 宗社憂耶度一日如坐針氈之上願速速前赴病為新歲之至
祝○備述司 奏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陳疏辭懇意切其拘國赴難不避艱險之誠尤為可嘉今宜論以統率
則則似不可無職名 答曰依除除職○司諫院 奏曰 內殿久駐海
州非但諸宮家奴攪擾作弊各衙門亦多侵弊之事貽害本州近及
列邑一道將不能支持而留漸大臣卑不糾檢和為駭愕 諭于右議
政會同使之摘發嚴治海州諸宮家奴僕及各司下人食料之數日漸
增加多有冒濫濫受之弊一月所支至於累百石當此內外匱乏之時
該書不念國計之重任意出給其循私濫費之罪大矣請本州留在堂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上郎應並 命應職 答曰檢飭下諭事依 啟堂上郎應職事聞
于本曹察而為之○夜自一更至二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
許○甲午○備述司 奏曰金德齡未立功似難遷授高官 宣傳是
內臣莊朕官比姑除 宣傳官仍以忠勇將領軍為當 上從之○賓
應 奏曰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伏奉昨日 下教臣等不勝感懼隨越之至臣等俱以愚昧當此國家
艱危之際不能仰承 聖意以效分寸之勞馴致 國事莫可收拾只
綏綏罰之至今承 聖教使自感泣自 上收恢惕厲之誠上格天心
必有悔禍之期臣等只仰恃 睿算第已伏觀 下教之意惶懼踴躍
因知依違惟願 聖上更加勉厲以濟群生 答曰知道○撫軍司馳
營曰光州人金德齡驍勇能倫智慮過人今在喪中棄家義勇已至千
人皆是納米湯漢之輩自 東宮召見試才之隆遠近義往日益多聚
此其機會不可失也海州縣監犯大器短於治民長於殺賊願從德齡
以立功酬李萬戶李世琛亦欲從從兩人本職遠近入送便當且前別
生金應會前察訪金步勛皆德齡切近之親當初聚眾亦賴此兩人以
起事今則德齡自 東宮賜撫撫黃虎將即為官兵改兩人皆欲去

總兵賴得部下一人姑為仍留使之教諭此是問于總兵耳 天兵各
 據火砲出來數年無一人留意學得其無遠甚矣一朝肅戰而獲歸
 則無從傳習前者傳教非一而未見舉行兵機惟我我國之軍少無
 內外宜及總兵未還之前習各樣火器制度雖不能造而試之須請
 於總兵各樣之制一一詳錄非文字所能形容處則今盡工操寫以故
 且炮機之制之法並請詳錄書示且聞山東地方以海水煮取云并詳
 問其法書啟○備述司○故近日忠清道內盜賊新熾如有富民稍
 蓄財穀者必自封庫或令用其新可度腹內之急不下於外賊請密
 諭於監司使之臨時相機另加處置以絕後患 上從之○午時日暈
 左珥未時日暈暈上有冠色內赤外青○戊子○傳曰小邦早平日又
 民不知兵不習武藝大人悅小邦如一聚前後機機無所不用其極小
 邦專恃大人特學習兵器武藝而不期大人過歸不勝缺然稱得摩下
 深於鋼槍之法妙於火器之制一二人姑留京城教習小邦之人則
 自今以往至于萬世小邦得以禦賊保邦實是大人今日之賜也曷勝
 感恩且小邦雖習炮機之制而亦不能精知其法及聞山東地方則
 以海水煮煉云未知此言信然否凡各樣火器造作放炮之法煮煉之

宣宗大業錄卷之四十七

街額大人從容詳悉書示以此措辭以致丁寧之意於將門如○
 大司憲臣沈喜壽等上劄陳十條曰敬天動民曰任賢使能曰獎忠
 節曰信賞必罰曰選將練卒曰崇儉廢俗曰務農募粟曰輕徭固本曰
 御經筵曰開公道 奉曰省創為國之忠至矣宏遠之謀備矣有惟負
 罪咎曰之人何以得此感愧交並不知所喻○請報使許項資赴京
 其略曰臣守國無狀失禦免職祖先基業一朝傾覆臣之地方數千餘
 里大而州府小而郡縣九三百餘區幾盡灰燼倉庫丘墟田畝拋荒其
 得脫而保存者無一二而民天已之分無業立現其死傷慘狀誠
 上年 欽賜山東糧餉無緣海路艱險尚未准到數萬不敷其於接濟
 兵糧民食計無所資晨夜焦心罔知攸濟不得不更申籲請冀落恩
 恤臣既積欲拾定重貽 聖朝之憂勞臣臣原粉肝膽臣報不為已臣
 以濟軍餉 天地父母之恩已極隆勞非臣原粉肝膽臣報不為已臣
 急難每煩於 宸聽而迫於力竭獨將及取控臣窮乏之狀焉仍
 念小邦近居東隅二百年來涵濡 聖澤生齒繁夥不見兵革不意
 此厄會鋒鏑之餘若飛飢饉如經數月不待賊之衝突而小邦之存亡
 決矣勢猶獨轍之魚鮑沫相濡而終至於枯殆竊恐此時未遇此輩未

復而君臣上下先自糜爛含痛入地有目不暇伏乞 聖慈矜憫海隅
 赤子特命該部商議分撥以救一邦垂危之命不勝祈懇○已丑○傳
 曰行官不成搜掠之缺不必言之疎虞至此而無人隱憂姦細之作不
 可不慮今宜南維退限於路邊有西至東樹木柵作門衛士皆入處於
 柵內且將直所亦失地商議設之使之環繞周密且砲手令其將率
 領依禁軍例量數入直且都城大關在平時尚難守此時萬一有變未
 知何以處之亦可措置且我國烽燧平日已歸廢事要初全絕近日尤
 甚雖有警急無從而知之此亦可慮並議登有人奉使東官回來言來
 行路達守令及朝官則極言牙山稷山新昌大興劇賊熾盛徒眾甚多
 白日出入士人家生訪仍取軍器銀兩而去其言極兇至有極賊極悍
 之賊此非鼠竊之志言者或至氣塞云云此言與前書狀相符并據
 之賊如非極為寒心一朝猝發有不測之憂急應措置令將討捕○傳
 曰兵以權術為功我勢弱則必作虛聲以示之今與賊對壘而 天
 兵撤還人心失恃此間消光賊無不知之今宜以 天朝以顧泰謐
 經略發高兵砲手十萬來駐鴨綠江不日將渡路兵諸將期會聽命
 於侍所凡其大小之人各隨所有納米以助軍餉則國家實有裨

宣宗大業錄卷之四十七

典等語作接文既論教下三道其聲威及於賊耳而我民亦有吁咻而
 謀何如備邊司回 啓曰近日南方之民屢苦 天兵已甚若聞大兵
 又將臨境則雖有未散之民衆生搖動之意恐未有益且設使倭賊聞
 之益生屯聚拒之計此賊似不可以虛聲却退也○司憲府 啓曰
 咸鏡監司尹卓然不令國事全務身計公行賄賂出入罪而自棄過
 辱銜奉太監害貽利邑弊及海府而臨臨巧避之逆當官利已之狀聞
 有莫不痛憤請 命罷職 答曰風聞豈可實乎此監司不無才幹不
 可遽也○備邊司 啓曰今見憂錄狀 答曰屬皆是避役窮困之民
 而往往有士族或人難於其中儼然成羣橫行無忌將來之患不但患
 清道而已今日之策唯當以恩威並示可也謹以措捕撫按事宜條列
 于後 一 大駕還都後四方之教宣布中外此盜害不殺人雖據掠
 之令相繼今宜速下哀痛之 教宣布中外此盜害不殺人雖據掠
 閭閻而為首者入坐人家與主人對詰令守令擇其有心慮勇勇者
 厚結其心出入賊中時為同事急察動靜一令賊中自相捕斬設為賞
 格如有賊盜同類之人能斬賊魁以獻者即為論賞一捕賊之事當
 使一特在道內與監司兵使各力措置然後可以登時平定以杜後患

監司主道風憲糾察郡縣而前後臺諫 若群類重以事能言之則
似難仍存而大臣之請亦有異同况守慶則以逆是為重其餘則以公
論既發仍留亦難云唯在 上裁若曰此時逆是為難其代亦難推者
則必為繁餘矣言于憲府○司憲府 啟曰密差之難止於一時則政
之弊及於諸民彼此輕重然明甚一推足以戒飭則卓然之被推家
矣若能安集鎮定為國鎮則雖此而為者恐不易得開坐堂廢止為
身圖而止則朝臣中豈無可堪其代者乎尹卓然請並 命罷職上
不從○兵曹判書李德裕 啟曰略總兵手下深於各樣大砲及鈎槍
之技者三四人留駐教兵處臣臣既話問每為懇請則各兵俱有歸思
總兵難於留駐自願留置云有中軍實大才各樣武藝妙絕無雙千
總開前自威德光時從事於行陣之間諳練火砲制度兩人甚溫雅才
又如此今若留之必有大益於國家措辭請留總兵不無勉從教軍
傳曰移咨宜當急遠圖之○進告賊情入稟山座首任達臣及賊將宋
儒等十名捕獲人洪應价洪蘭生洪瑞申癸丑洪瑞金應洪洪發等
賞職有差○壬辰○司憲府達 啟尹卓然罷職事 上不從○傳曰
賊眾多寡不能詳知宋儒真離已破提偽辨判書則其上又有其魁首

宣和文實錄卷之四十七

十一

黃巾紅巾賊其始發也其黨被擒因其事遂舉兵劫掠今不可以不
賊之被擒少弛其備賊之防也京城諸事皆令嚴備城門謹守守
察且於兩山上定將軍軍晝夜候望今兵費約束將士分部伍以待
手則以趙德為大將軍軍則以某人為大將并直如左右管之規火
器大藥弓矢劍槍軍數入于關內軍器寺龍山倉多定勇軍恒存戒嚴
○癸巳○上幸南別宮接見總兵兵略尚志遊擊吳惟忠王必道胡尚忠
谷燾馬達夏六將 上曰海邊賊類屯聚不歸兩諸大入公堂撤還小
邦之危亡迫在朝夕不勝聞迫異情忠曰去十月朔三日奉 聖旨倭
賊盡退唯有朝鮮亂民屯結遼撤入歸云 國王何不具其終始達于
朝廷乎 上曰安有朝鮮民乎行長在金山浦清正在西生浦賊之留屯
大人皆知之矣倭賊若已盡渡海則沈遊擊豈入賊陣乎且前後 未
聞非一非二而中路阻遏不得上達惟忠厲聲曰 朝廷以倭安康之
戰為捕殺亂民乃至發勅嚴官李提督董觀以賊退前者攻平壤時倭
之一軍曾上收丹未得以收捷平壤之收復成我績也為遠近謗語惟
忠曰倭與兵共破平壤矣 上曰大人屬官今始聞之不勝驚駭惟忠
曰此則天下計也且邊界阻攔之事亟宜簡便須以賊情詳報 朝廷

司憲府 啟曰忠清道土匪之變極其驚怖今其賊魁就擒於樓山朝
問事急不容一刻少緩只遣禁府皇上按獄非但事體不重 啓東注
復之間自以邊境外方行獄亦甚虛疎意外之患實可慮本已距京
城僅二日程若令本道及京畿等禁軍兵別定勇將押來則一宿可至
請聖 命奉聞 上從之○義禁府 啟曰宋儒真離事關于大
臣則領府事沈守慶判府事與源皆以為當拿致京中領議政新成
龍以為中略押來似有意外之意且若有魁首則其處率兵之官設被
迫捕得令急就擒捕者如平時之劍京中推鞠則事機遲緩恐非得計
也 傳曰自水路定將斯速拿來宣傳華軍都事並送○備邊司 啟
曰賊徒十餘今已就捕其魁首支黨之未擒者當次第以伏 天誅至
如愚民之被其誑惑不知兇謀而徃於前日聚兵之習往來相從者則
情紀有間且其數甚多必須 大示寬典以開自新之路令立改過實
以為免罪之地然後反側自安而餘黨解散此機甚重臣等不敢不達
如蒙 允俞自備邊司以上 旨作為曉諭文字急速下送張持如奉
母令疑懼結聚以成滋蔓之患 上從之○傳曰自古賊難測肘腋
之變不可無遠慮領相兵判以孤軍獨身不宜夜宿閤家中則則閣老

宣和文實錄卷之四十七

十二

長在閣中我朝曾有院相之例大際九事當隨時籌議予意領相兵判
夜宿于閣內以觀近日事勢而罷第未知有可宿處否此意斟酌為之
○領議政新成龍兵判李德裕 啟曰伏以 聖教臣等亦有此
意但慮賊中人心驚疑及致騷動故未敢 啓請兵費則即有內書臣
德裕當為直宿大臣直宿處則別無處所若作院相之例則當宿於承
政院房勢似非便姑於 閣門外至近處議以備違事緊仍為宿直事
定而罷則人聽不感頗為便當 答曰休咎○傳曰朴東亮曰雖曰閣
門近處夜夜熟寐之時不虞之變孰得以禦之卿不見武元衛李石之
慶乎不知我捕獲逆賊議慶直宿于閣內之為愈古人有言曰前番作事
多周詳後番作事多闕略平時處事尚不可不周詳况臨亂處事之直
乎此意言于領相○柳成龍 啟曰伏承 聖教至臣臣不勝感泣今
閣門已開自明日入直 答曰知悉○傳曰上見上 御使嚴引見
人等朝列且曰○清安縣監金有身拜辭 上引見上 御使嚴引見
全有身 上曰爾勿俯伏宜起坐爾勿低聲宜高聲以言爾住爾已正
當民教殺之時何以設施有身曰小臣才不足何能為有為但欲效死
盡忠清安一縣艾傷太甚臣意謂全減實稅今聞只半減而已 上曰

宣宗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十三

其然乎予未知之矣有亨曰才邑民生太平飢死必有報然後可以
眼活有種子然後可以耕種 上曰此邑可得泰軍乎有亨曰靖安雖
小邑可得丁壯二百若有報何慮無軍 上曰何以則可得報乎有亨
曰靖安州儲穀稍多若移其穀於公州移公州之穀於靖安則可矣
上曰爾等養兵則可以得其死力使之入於水火乎有亨曰以臣之才
何能至此若使養之可以臨戰不走走也 上曰當分府當以者爾可
言有亨曰近觀 聖明所為使民心感激宜若可為但民無可資而生
者無復可為矣 上曰爾所言者以今日為無可奈何乎有亨曰然
上曰然則無可奈何而束手坐視可乎有亨曰 上教至此臣民之福
也天高聽卑天垂助之何事不成 上曰天不足時元之伯顏渡河潮
水三日不至元乃退休也天何助之宋雖弱德豈不食於夷狄乎有亨曰
宋有君子迭出而為小人難間不能展其志使國勢傾覆元雖夷狄天
或假手矣 上曰伯顏將十萬如將一人云何能如是是有亨曰古人多
如此韓信亦多矣善若先執紀律使人心不搖千萬人可得而使手
足書曰子有臣三千惟一心若使之一心雖多何難 上曰何以則可
得內而治民外而討賊有亨曰不過得人方伯可以制一道守令可以

宣宗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十四

我之計也今日三日之度復欲於一境而盡之有所見於我臨人之
處事如此可實仍 傳曰此處則深難求之勿許○兵曹 啓曰忠清
道義兵常和團結者幾至四五十處所備軍器亦多賊寇後復置得宜
則必無潰散之患而既不能然如無司備軍器者以勇健見稱則後在
畿邑為義兵將今聞下去溫陽地若此輩類不可不收拾以圖善處請
行奏禮 上曰賊據沿海一帶之地日望 天兵加發勤賊今遣
小邦王在朝夕 天朝將更發兵以討乎抑中止乎永和田 天朝與
朝鮮雖曰兩國有同一家豈可棄而不救賊者不逃夫更調兵以擊今
軍師已老所當換以新兵將官則不換失 上曰今未大入分付 皇
恩恩賜若然小邦臣民有更生之路諸大人亦將復見幸甚○撫軍司
狀營金州守城之事全是李廷鸞之功當初倭賊攻陷鎭山熊坤失守
賊到東門外又上城隍山其數甚多而廷鸞先率妻子入城使邑中士
庶不得出避列守城障嚴加軍威賊不敢近終乃退去此府之人皆以
廷鸞功事實為言今者 東宮來駐此地若个别為獎賞人皆解體不敢不
達備述司 啓曰當初守城之功物議皆以為多出於廷鸞但廷鸞乃准職之
人陸授重加自下未敢擅議 傳曰李廷鸞事雖與國城和敵有間自下
既已除之自上持難忍恨心然人情解地一資不至大重加賞○乙
未○以馬駝一部豹皮一張三枝鎗一隻腰刀一把弓子一張狼尾筆
二十枝油煙墨十份霜筆五卷白貼扇二十把 下于此院仍傳
曰具遊擊平壤之事實是先鋒身中鏖九功冠諸將非徒不蒙賞與反
以我國之事至於被殺斷不勝悲憤直欲籲天而無從經年辛苦今
其還矣無物可贈今下物別送以此意作揭帖以致于意○備邊司
啓曰伏見忠清監司尹奉教書狀稟山居洪應沂都將洪蘭生等七人
欲捕賊使投入其類捕提賊魁云賊中事情及魁首此人心必詳知其
中詳知賊情者一人使之上送細問其情則可以伺知賊情賊賊亦不
能誣引不干之人使之急遽上送 上從之○丙申○司憲府 啓曰
錄錄之極甚至食人之肉惟不知惟非但勇剽道理無一完肌或有者
殺生人非與腸胃腸而食之古語謂人相食者未有若此之甚見
聞者為慘然都城之內有如此可憐之變而刑曹議以飢民無賴慢不
捕其現現捉者亦不嚴治請堂上即嚴並 命推考令捕盜大特協
同捕捕一切痛斷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伏見忠清兵使邊良俊

書狀近賊宋儒員在廣現出之人雖產實難亦不可不十分設機登時捕捉俾無漏網之賊其中慮有一可尋之端急訪捕提事下諭丁造良俊李鑑等為當保軍李姓之人意是李山謠山謠會犯義兵所率頗多未善捕獲前年以調華使來在開城有或觀其為人者頗有言語能得之狀其後自湖西來者多言山謠所聚之兵猶在而軍報中亦多積峙山間如捕得則堅因於牢固之級及獲推閱端緒且其軍器去處推問一一收聚為官軍之用並論宜當上從之○丁酉○丘曹判書李德馨上啓曰臣見其遊擊對坐款款吐盡心曲又出見所撰各衙門票帖一冊前後皆是再請兩兵之意而控陳賊情兇狡謹故終被除官官則吾不願做但慮時事日非耳仍欲表示鐵丸肝中慶曰事提督乃謂其非真中鐵丸必是假作而要上功天下安有此耶臣聞顧爾代宋爺再調兩兵出來云然否答曰提督權傾內外經略關聯倭道新兵因何出來必國王素未達朝廷然後列有一番慶留張趙兩閣老有親厚之分回到北京一力陳云傳曰吳公平壤之

宣統大實錄卷之四十七

十五

戰功冠諸營身中鐵丸國人既知今乃至有倭丸之說鬼神其可誣子其職之事項日定中聞之始知其不虛不覺悲憤是吳公為我國而受罪也天下事有是乎仍以御坐鞍子一部有鐵燭十枝命送予其遊擊嚴○備邊司啓曰前者兵遊擊於免事楚中傳教吳巡按撫衙門請指移移傳曰顧侍郎前即為移咨禮部亦宜移咨○備邊司啓曰宋儒員等十人雖已捕獲其詳連被囚於列己者已五十餘人且有賊魁之未就擒者其間指授措置分辦輕重以鎮安人心一以緝獲漏網之賊慶慶得失所係非輕不可專委於兵使朝廷官一人急速下去宣布德意使彼從者開自新之路且自相捕餉明示責格則賊黨喜於得生必內自相圖旬日之間不煩官力可底平定矣且東宮衛衛等事亦當倍加嚴密不容小忽前督臣李鴻章賊夥多請令拏拿並來協力捕拏今則賊魁略已就捕拏前督臣李鴻章賊夥多請令拏拿而忠清道捕賊之事李鑑可與連良俊合敘捕衛此意秘密下諭宜當答曰朝廷官下去之意亦當但未知事相手朝士乎下去若有獎本道有監兵使姑今宜布得宜如何○以徐備為兵曹正郎當尚重為徐閣○戊辰○忠清道義兵將李宗建狀啓自陳其有功未

得賞之慮非但違格語似不恭上慮或出於好細之佳偵探而來使臣等狀啓連格因其陪侍人領議政柳成龍啓曰伏見李宗建狀啓雖甚駭愕然亦出於迷劣之人不識事體之致持來人並為因禁則當此本道人情洶洶之際傳聞之人不知因何事被囚凡義兵者皆生不安之心恐或騷擾持來于備邊司臣等親見詳問宗建形止軍功有無且言被囚之出於違格狀啓之由以釋人疑後或仍因或解釋為當答曰依啓○揭帖于兵部尚書石星曰小邦君臣蒙天子至恩如兄恢復肅枯骨而仰戴洪造不知所報第今兒職下還本非回巢之計自離出王京沿途搶掠少不自斃大軍踰嶺然後徐徐進兵屯聚慶尚左右道要害地方對山西生浦東釜金山機張茂陽梁山金海熊川營浦加德天城巨濟水登浦栗浦王浦知世浦水軍節度使督率慶郡邑縣浦縣至數十區打造房屋修築城壕運糧種田聲言與晉邊傳官兵其兇謀所在察可想矣有特狂逞大肆屠殺晉州之陷鐵盡小邦將卒六萬安康之戰折損天兵數百此外四出綿突殆無虛日小邦三年兵火民廩罄京城之內餓殍山積四野之外蓬蒿極目予遣民生有若焦金之魚將不自就盡賊虜門庭防戢無余又留

宣統大實錄卷之四十七

十六

守川兵五千之外並皆撤回校戰抵掌而生心小邦坐斷而恃藉大命正止朝夕莫保而天關悠遠築防無路此小邦君臣日夜涕泣不知死所者也遠外之情勢說而難的至以也聚遠邑為我民之投賊者而民死不來云此則鐵兵劉以下諸將官所親親若賊已獲歸而只遺被俘飢民則八營大戶之間王師何至今留駐而釜山東安又何憚而不進乎嗚呼小邦之禍轉甚於昔昔而欲哀節焉思則煩擾是嗟欲罔然自沮則喪亡無日小邦之情戚矣小邦之數幾矣○己亥○司憲府啓曰觀免至此乃人臣奉走效勞之日近者鄭官之任然選在久曠職守者比比有之愈知中樞府事黃道瑞李尚毅直講宋英衛兵曹佐韓李友益承文院著作趙正立正字慶道俱以有諱文士或歸親仍留至於四五期之久或無端下鄉上無上來之物物以為未便請並罷職以警其餘爾衛司衛望張連司監監主簿中粹一以繕工監監監役繞繞十餘期運陞六品職既非軍功之類又無積勞之效運轉太驟有違計仕去官之規政體既既矣請並正大興縣監韓德備入物特妄用心惑巧前守令時頗有無狀之事今不可復授臨民之官請並差答曰依啓張連等供職十餘期則亦非不足已為運轉不須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十七

遂改三 啓始從○傳于領推成龍曰觀此黃龍書狀家屬至使
夜下校迫黃龍運鴻歸江應昌無不禱之好至此極爲理者
所當發失於必按衙門而爲其好惡免首無一言其爲不職其矣前日
領相之言驗矣因 啓曰宋經略至於此極理者無如之何是必權勢
已盛今雖已適經略之任而還朝之後指在兵部我國之事極爲悶迫
矣○傳曰黃龍雖被略所逐經略既入去黃龍似當還入歸大駭人
臣○義蓋可如是切責使之還爲入去如何問于領相○以申欽爲吏
曹正郎村同章爲吏曹佐郎宋英者爲正言○廣子○備邊司 啓曰
黃龍更爲入送事臣等商議各有異同臣守屢以爲還送無妨已成龍
以爲雖既不能達達於初閱然而還今雖入送無益且金華必必越江
黃龍隨後進去 奏文日月先後是殊必起禮部疑問又恐經略方在
本部敗露勢窮更爲經營做出不利之事此亦可慮臣與陳以爲雖去
必更揮斥不必更送論議不一何以爲之 本曰予意以爲不可不還
去向之則當以實對更請以啟備邊司 啓勿送○備邊司 啓曰
天兵官撤回只有劉鐵兵一枝之軍而近時形勢兩廣或來京城云
南防截一駐蕩然賊必生心將來之憂不可勝言京城端峙不敷經費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十八

息傳示罷推之罰其何以振國綱而服人心乎請并 命軍機定罪
上從之○中殿在海州 傳曰西塘外有呼飢聲日暮漸微不救必死
今本官各別救濟使之不死○辛丑○達義禁府都事掌來黃龍○奉
文院請敦諭李好閑速出使之專掌文書仍差副提調○營長人李好
閑上疏曰觀爾疏職其爲親守禮之誠至矣但今國事甚急道遠鮮紛
事在難中惟有緩事有常變爾須勿以爲嫌勉從權制唯坐而揮筆共
濟國難爾須體予意○上護軍李好閑跪 傳教出仕○傳于政
曰今觀劉總兵之言我國臣以賊退爲言故 天朝發兵云云極爲
痛心艱○天兵僅得討賊時特以爲保者言 天兵而已而片說一
陳致令國事如此復何言哉予只顧無暇令事勢至也己不可言總兵
言一日三告急如此一日告急而此數月一不告急遂謂煩煩乃言
事是故石尚書有言曰汝國不直前既以疆域再造上表稱謝今乃言
賊不退云云此言亦甚可慮此等事勢更爲危急願侍郎以下隨東各
衙門急急速籌移咨府使○壬寅○持平朴承宗來 啓曰拿來逆賊
一列爲急報山距京城二日程而禁府都事受 命下去已過十餘日
枉由水路緩緩押來使窮兇極逆屢載難容之賊久稽訊鞠極爲駭愕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十七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十七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十八

宣統大皇帝錄卷之四十七

十八

○子左承有... 宣統元年正月... 命放太砲謂大臣曰預為頭薛罪人入庭即賴議政柳成龍遂為頭薛先勒罪人宋儒真宋儒真年三十天日照臨小臣何敢以不為叛逆為薛同謀者多而未見朕使會聚之履右道賊魁乃李山謹而未見而目前年三月流離天安依賴於蔡交洪瑞聚小童為學長十月初四日夜有三入蔡司新舊故陽子有稱前日李進士公為自書正印與我相見致致小臣于天安加乙院謂曰汝不聞吾軍之奇乎吾自俗離山來矣以一蘭曰汝汝為召募帖也去則吾軍亦族矣瑞之父應海一鄉之有品官也多散勸誘瑞遂有違印信樓山一邑業盡括起成而洪瑞乃監司軍官也與洪蘭生稱監司之公或奉人之馬或奉軍械軍器任其會為義兵將多儲軍器軍軍其家則瑞不在而其子義之此見小臣陳其起兵之前奏之注曰汝亦儒生何忍為此多亦有一輩良心為之感泣得長片由三都逃歸開現寺則義兵將一在馬與洪瑞之父應海蘭生之父應淵談話瑞應

宣統元年正月卷之四十七

十九

○子左承有... 宣統元年正月... 命放太砲謂大臣曰預為頭薛罪人入庭即賴議政柳成龍遂為頭薛先勒罪人宋儒真宋儒真年三十天日照臨小臣何敢以不為叛逆為薛同謀者多而未見朕使會聚之履右道賊魁乃李山謹而未見而目前年三月流離天安依賴於蔡交洪瑞聚小童為學長十月初四日夜有三入蔡司新舊故陽子有稱前日李進士公為自書正印與我相見致致小臣于天安加乙院謂曰汝不聞吾軍之奇乎吾自俗離山來矣以一蘭曰汝汝為召募帖也去則吾軍亦族矣瑞之父應海一鄉之有品官也多散勸誘瑞遂有違印信樓山一邑業盡括起成而洪瑞乃監司軍官也與洪蘭生稱監司之公或奉人之馬或奉軍械軍器任其會為義兵將多儲軍器軍軍其家則瑞不在而其子義之此見小臣陳其起兵之前奏之注曰汝亦儒生何忍為此多亦有一輩良心為之感泣得長片由三都逃歸開現寺則義兵將一在馬與洪瑞之父應海蘭生之父應淵談話瑞應

宣統元年正月卷之四十七

二十

○子左承有... 宣統元年正月... 命放太砲謂大臣曰預為頭薛罪人入庭即賴議政柳成龍遂為頭薛先勒罪人宋儒真宋儒真年三十天日照臨小臣何敢以不為叛逆為薛同謀者多而未見朕使會聚之履右道賊魁乃李山謹而未見而目前年三月流離天安依賴於蔡交洪瑞聚小童為學長十月初四日夜有三入蔡司新舊故陽子有稱前日李進士公為自書正印與我相見致致小臣于天安加乙院謂曰汝不聞吾軍之奇乎吾自俗離山來矣以一蘭曰汝汝為召募帖也去則吾軍亦族矣瑞之父應海一鄉之有品官也多散勸誘瑞遂有違印信樓山一邑業盡括起成而洪瑞乃監司軍官也與洪蘭生稱監司之公或奉人之馬或奉軍械軍器任其會為義兵將多儲軍器軍軍其家則瑞不在而其子義之此見小臣陳其起兵之前奏之注曰汝亦儒生何忍為此多亦有一輩良心為之感泣得長片由三都逃歸開現寺則義兵將一在馬與洪瑞之父應海蘭生之父應淵談話瑞應

頃父麻海曰吾欲受針而醫家有疎遠俗往新宮則有明望騎馬者三
人騎者三十人肩雜物者連續而來洪璣等二更始來我驚愕欲去瑾
以手抱我戰戰耳語曰吾所言汝前已知之今日定把汝為此也非
為針也汝不知此機乎人謂之賊也我曰然則殺人賊乎答曰否乃
治人之賊也願聞其詳答曰國家進用人民生財實寶乎今每被罷
黜無用之人填塞不已今欲上言因聚哭于闕下且曰汝必聚眾數百
名付我為首而後可歸我曰誰言上言儒員曰我則上言我問何日往
乎曰初八日率軍二百來此初九日上京我到牙山趙璣慶即告穆山
有賊百七十將犯京云璣云欲通賊官日昏未果我曰若果給軍糧
軍器可引此賊環曰易與耳汝可引出乎我即率口及相和五六人
往良田洪應海曰期以明日胡為今日經來我曰賊聲已播應海曰璣
等今在牙山開現守璣等招我上寺軍軍倍於前璣驚語我曰聚軍
事何以為之我曰小間頗聞此聲不得來軍若親往實稅軍之則可
以得軍備為汝之行事有同兒戲突擊將者知則當斬汝頭矣突擊
乃柳春福也同行一人渡誘引之說欲明曉將拘執我身初八日五更
大霧四塞我遂往貢稅申言其不得誘出之由璣曰新昌縣監以差
使負在貢稅倉汝往投此簡我即往見縣監則即招我問之即成驛星
往觀于兵使初九日往海美呈之兵使把招即自書曰回答十二日到
新昌呈書目運到貢稅申中路被捉矣此賊或稱自清涼山來或稱自
加佛山來賊魁則乃洪應海洪璣云上曰趙璣不可傳者似此是虛張
聲勢之說璣稱李山謙為首宋儒員定是其賊也李山謙擬因事書狀入
啓吏曹判書金應南承旨張雲翼等曰吁稱賊魁虛實聞皆被執國
家之事也上曰山謙為義將似非庸劣恐慮外之患今已被捉誠
幸張雲翼曰李絳智亦能從李充勿逞無聲息又不出於賊口矣沈喜
壽曰李絳智甚勇人云上曰賊中表著者已皆親親其餘子難盡
鞠其謀逆之柳成龍曰父為賊坐連晝夜親拘未安有外推鞠無妨
上曰賊黨或有事名者或有與之同名者捕提時致致駭動則中樞府
事畢與源曰上教至當上命招洪璣洪璣等入庭問之曰爾既多
捕逆徒厥功甚大當初雖入賊中不必退論爾勿疑懼直言賊魁賊情
欲開終始曲所儒員之上又有魁首乎兩印誰之所造而但得其一其
一為何同手足共謀曰至天入賊中時事未及知之印信一顆宋儒員

宣統六年正月之四十七

二十一

所違其一則未和矣然無他往來之人惟利字字稱誦者常言自山
出來頗順來去所謂書目則不得聞之舉輩以貴族為事安知舉所有
作兩自答之乎李山謙則雖因義兵之故聞其名宇而實未知往來相
通與否也盧一凱亦不知之大察儒員兇狀則其軍滿十則以百稱之
滿百則以千稱之臣與洪璣洪蘭生洪應海相通謀議執矣○甲辰
○申時日臺兩班○賊魁宋儒員入庭將鞠上曰訊刑則刑命可慮
宜令歷歷窮訊兇謀節次及內傳人一一問之宋儒員歷歷指招解
大縣賊謀吳元宗洪璣輩為之元宗謂我曰率軍千人圍立京城痛哭
三日則君必改過云朝報及他文書元宗每持米示之正月初二日今
次 天使呼貴來 勅書亦持來白 上國亦以我國為非云元宗但言
與承有過環同慮故得來不言趙璣給之洪璣謂我曰帖文乃李山謙
所為天安義兵張士俊乃璣之子士俊亦言大賊乃山謙云京城內
應人則通事尹福殷元宗則曰尹忠勝元宗謂我曰京城虛賊 君上
所居皆以藩籬圍之君得二百卒撤可為之但唐椅在馬欲為呈文汝
之父澤宗汝相解華語惟汝可往專事此事須及中午日來清涼山犯
京之時九軍器則撤於盤中仍令婦人騎而載持入城則可也洪璣疏
解陰陽故釋甲午日皆元宗言也元宗欲於犯京時先以水原龍仁軍
入之龍仁乃其母鄉水原乃其母居也穆山趙希聖則監造軍器賊黨
則都訓導奉泰勛學尹訓甲尹戒甲忠義李三守門將裴德山切擊
高李男高仲男郭仁內禁郭大男軍糧見給人則天安別監金應臣消
州寓居朝官金忠男而洪璣洪蘭生為左右特我與洪璣文書次知李
山謙則欲見而未得見盧一凱稱名入則見之僧一玄言伽傳賊魁面
縛無辜之文士云一道皆疑巨犬老也我非自作之學為巨賊所誘巨
賊山謙也命汝送入初之云吳元宗壓壓不服又施烙刑又不罪上
曰此輩見 勅書然後必生心元宗之為人極兇矣張雲翼曰匪人至
於壓壓則多不忍校而未若此賊之能忍者極為兇惡 上曰洪璣
洪應海洪蘭生等三人招問 勅書所從來即招洪璣等入庭問之皆曰
朴正字稱名人於彌勒寺以 勅書示之必見者金天壽也宋儒員曰
中國之人亦如是爾等知悉儒員真即以 勅書約諸靴中云柳成龍
曰十二月金忠男通書于臣曰近蒙賊黨橫行須速措捕云賊招明稱
金忠男若此人則必無附賊之理 上曰前官手沈喜壽曰前朝官所
累賊不中者 上曰不知逆謀則似有給票之理柳成龍曰多備兵

宣統六年正月之四十七

二十二